

文

通

文通卷之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

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

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彝鼎之類。漸闕而後爲之也。文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

後漢書曰 郭林宗卒 蔡邕 爲碑 文既 而訓 盧植 曰吾 爲碑 多矣 皆有 漸惟 郭有 道無

爲體焉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自庸器漸缺，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木，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誅溫王郤廐，辭多枝雜，桓彝一

愧色
耳

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碑陰

碑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見傷此刊碑陰之可考者今人多刻樹碑姓氏及醵錢數於陰

篆額

其篆於頰者曰篆額。書碑曰丹書。上石非丹書不可

鐫也。

刷削

其刷削曰鐫。古人善書者，往往自鐫。恐俗匠失筆法耳。

書丹

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碑評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娘，外孫壘白八字，則碑陰有評語矣。

孔宙碑陰不曰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

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古籍者則曰故民，非文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義民，此皆讀漢碑者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胡侍曰：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馥靡盡，高岬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

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關其
先烈。中世以降。藹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
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
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
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
沉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躋。陌
爲助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
獲嘉名。淑慝俱旌。真贗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
則寫照傳神。眉目盡舛。素交卒觀。未免誰何。儻昧平

生。祇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醜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湏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樹神道之碑。市女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祇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愍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

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
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
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
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渾同。無復等別
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
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
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闕。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鬼
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
言。湏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賈爨端。蓋雖空空鄙夫。平

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恢
潤。譬諸刻鵠。略企鵠形。若盡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
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
摘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
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
陸機曰。碑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
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誠也。
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

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爲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綽。

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
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
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
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
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
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
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
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
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礪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周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

文皆有敘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林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敘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矣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

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
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謠詩可也。何必區區於
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
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敘與銘通謂之文亦其
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
子之於名不可斯瀆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
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
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實索之爲者走而問故
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

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矇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一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碣

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碣傑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原缺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遺文

祭文
晁古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沒顧命

哀慟
懇至
見古
文苑

所以託後事也

餘冬序錄言其鄉有富民張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妻性極妬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某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求分某以券呈

文字之妙
死者若生

走生
仲遠

官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子復訴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詭書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

談苑宋張公詠守杭有富民將死子三歲乃與婚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以財訟婿持書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不然子死汝手矣皆泣謝而去。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文
章緣起

劉勰曰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
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
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
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
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
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以載不必詳焉

文通卷之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誄

釋名曰誄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斃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

觀摠音

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蒞勸。

防。

鄭司農云勸防引大緇。

遣之日讀誄。

累其行而讀之爲之謚也。

喪事攷焉。

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

有用
數焉
乎此
節者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忘之、如爲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爲惠、弟子聞而從之、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齷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

陳思
之文
羣才
之偶
也而
武帝
武帝
詠云
尊重
承聖
明帝
頌曰
頌曰

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
沙麓棍其要而挈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
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
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
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
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而入新切所以隔代
相望能微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
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未旨
言自陳其垂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

浮輕 浮有 似於 蝴蝶 永蠶 頗擬 子昆 蟲施 之尊 極不 其出 乎

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祭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夫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固有過也

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措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荆川祭刀之

文選

卷十八

考

匹

文是別一體

弔者
道

弔文

周禮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爲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爲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鐘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以切要慟愴爲尚耳。

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

斯廣音

陸祖音

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虜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忤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隄。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

補音

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

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輩爲之。其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心之辭。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審歟。若夫古辭。自爲一體。

死而不吊者畏
歷天非天橫也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
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
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柳亦詩人之
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候暴亡帝傷而作詩亦
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
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
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
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
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
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
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
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
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
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

墓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其爲文有正有變。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其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變

墓碑文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絰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開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旣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

別題

釋

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

東坡
不誌
墓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與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慕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恨當時搆文之士。惜逸此言。

東坡祭張文定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今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元祐中奏云。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碑終非本志况臣老病鄙詞不稱人子之意伏望特許辭免觀此一奏近之諛墓者可無汗背。

東坡荅張子厚書云志文疏中已作太半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今書大事略小節已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體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皆云始於晉。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

龔議恭王諡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德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構文之士宜少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

墓誌
之始

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敘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有銘。題云銘。而卻有誌者。皆別。

塔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柩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柩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擲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

何法

韻法

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難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爲審諦。

神道碑

事祖廣記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正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墓本也其初猶立之於塋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若神靈往來出遊之意亦有稱碑銘者

唐呂夷簡臨敕無碑神道故以碑名耳

文通卷之十九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口宣

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蓋諭告之變體也

宣答

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定制以答之也先期
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
同慶之意蓋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詞皆兩句尤爲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撰
肄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

貼子詞

貼子詞者、宮中粘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粘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蓋視其宮之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尙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

表本

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冊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爲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

致辭

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壺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卽其制也。

右語

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歟。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

致語 徐伯魯作樂語

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爲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寢盛北齊後主爲魚龍爛熳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蓋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誇夫厥總追四方散樂

大稟東都爲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
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
洗其陋者也宋制王旦春秋興龍地成諸節皆設大
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昇教坊習而誦
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
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
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
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

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成化中黃編脩仲昭
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
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有文華
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
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六一公玉輦經年
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
權保厥家。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
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

惟後

龍

首之

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真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乎。

青詞

青詞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黷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別名也。

上梁文

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麩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工於是匠伯以麩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又按元陳繹會文笏有寶瓶文云坊者墁棟春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爲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宋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宋人又有上碑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

也

東

夕

夕

夕

道堂榜

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壇榜亦曰燃燈者曰燈榜戒孤覓者曰戒約榜限孤覓者曰結界榜浴孤覓者曰浴室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

教學者勿求焉可也

法場疏

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
祠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
筌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
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其
曰齋文卽疏之別名也

法堂疏

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用以啟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也

原缺

募緣疏

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祠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哉。

文通卷之二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壘床乎。自范曄而下。矜銜文彩。始革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爲史之道。以古博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

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迷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于寶范擘理切而功多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

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
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爲力異夫范依政駿
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旣立
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
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未字
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
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
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
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旣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正名

唯名不可以假人。必也正名乎。春秋吳楚稱王，仍書曰子，此褒貶之大體。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自茲真偽莫分，訛謬相仍。如更始中興，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漢之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

羽割 漢中 王高 帝高 帝亦 盜乎 何以 盜項 也不 乎皆

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也。作者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勸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忘夫至公。難定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自三代以來，名實相允。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
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
兄弟齊武成昆季。僻王庸主猶曰祖宗。史臣載削必
書廟號。何申勸沮。杜偷濫乎。位在人臣跡參王者。如
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號可也。若當
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
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元氏起於
沙朔。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二十八君開闢
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書帝書崩。何

題音
第

異腐鼠而稱璞乎。自昔稱謂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諸
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
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郊敖之主趙
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
則黃巾赤眉園綺四皓奮建萬石皆出於編錄之弛
張取叶隨時耳後頗纂流時採新名務成篇題若王
晉之處士寒雋沈宋之二酋索虜是已唯魏收自我
作故無所憲章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
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諛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

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昔原涉開蓬
表曰南陽阡欲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世人但云原
氏阡耳事非允當誰其遵之。如收之詭名駭物難以
形諸竹帛矣。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豈可
便書其名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
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
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
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
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

盜謂
董賢
亂謂
隗囂

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正朔之後大呼其名意好
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此失近多難語中庸略舉
一隅以存標格

題命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上古有墳典丘索。春秋尚書。欒杙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大抵多以書記爲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時。擁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陸二不韋賈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細並載。而俱榜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恒規。如

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爲目。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舛八書。孟堅旣以漢爲書。改書爲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雄雌未決。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

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舉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廼藥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寃安在乎。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一句之褒貶。婉而成章者矣。

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爲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履顛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乎、且所記全爲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儕焉、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

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旣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逮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僭。

位先不窳。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恒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旣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載。未爲格言。

斷限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耳。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丘明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義文交互。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起乎司馬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持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自茲以往。實躋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

及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開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

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如班書地理志。蓋以水滸水床上施床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章名。若夷狄本繫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上說。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相傳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云。雖有愛而

必捐。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
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順省

荀卿云錄遠略近史之詳略審矣。于今昇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叢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張世偉著班馬優劣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咸以左氏爲最馬次之孟堅非矣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煩言彌甚勢使之然也何者春秋之時閉境力爭吉凶大事聞於他國者或因假道或通盟好否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

此道至如秦燕楚越僻遠罕通多有闕如且自宣成已前三紀一卷昭襄已下數歲一篇隨所見聞非故爲簡約也漢則會計之吏歲奏輜軒之使日來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此所以倍於春秋也降及東京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譜宗錄各成私傳此中興之所以廣于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如謝承陳壽如宋齊梁陳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

秦氏二世適使作者採訪易治。巨細無遺者舊可詢
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于大邦也夫論者
但當要其苦於榛蕪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如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
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
城者謳華以棄甲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
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
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豈得謂之煩邪從可知矣
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若必以古方今。持彼
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
窮篡夏。少康中興。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
踐霸世。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則
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
其審如此。若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
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蕭衍孫盛習鑿齒
之所編。煩於班馬。不亦繆乎。

倣倣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旣嘗統一。干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
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
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
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
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
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
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

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徒已出，輒自問答者，豈叙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旣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

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氏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

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劼使力士排徐江湛江僵仆。於是始與劼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叙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楫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

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李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梁血滿袖夫不言奪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梁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

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機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採撰

及史之缺，宣尼所幸，自昔博雅君子，靡不徵求異說，採摭羣書，然後能成一家之言。丘明授經立傳，廣包周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聚編成錄，若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之若斯也。馬遷博採世本，諸書班固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新序，說苑七略，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流日煩，其失愈甚，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嫦娥韓月，如斯躋駁，豈可殫論。稽康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多採六經圖讖。范曄自謂無慚良直。而王喬臆履。左慈芊鳴。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魏收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助桀爲虐。絕胤遭刑。惡乎宜乎。若晉書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矜里誇族。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如稱江東五雋。潁川八龍。徵彼虛譽。定爲實錄。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行路傳之衆口。故蜀相

薨於渭濱。晉書稱其嘔血。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
流矢沈炯薦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
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彼此有殊。是非無定。
況古今路阻。視聽襄隔。涇渭一亂。烏兔雌雄。將師曠
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
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
此之乖濫。而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朴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畢謨、誥、誓、是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春秋、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納鼎、魏絳揚于、戰國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譎誑、利口寓言、若合縱連衡、范雎反間、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具于章表、獻替總歸、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若朱雲

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鷄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既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昨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乏遠識。頗似効聳。好

丘明者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辭見于魏晉。楚漢應對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剪爲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郊子。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妄益文。彩虛加風。

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

破千
占之
感

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以爲清雅。魯朴何哉。蓋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

爲政者。不擇人而理。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若事皆
不謬。言必造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矣。